

婚姻暴力中隱性的女性受害者——目睹女童

翁毓秀

壹、前言

鄧茹雯殺夫案震驚台灣社會，立法院加數通過 1998 年正式實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婚姻暴力問題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根據內政部（2007）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之 113 婦幼保護專線服務統計指出 2006 年婚暴案件為 46,623 件，平均每天發生約 128 件，每小時發生 5.3 件。5 年來增加了 17,292 件，每年平均增加 3,458 件。2003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訂通過後，該法第 43 條明文規定家暴目睹兒童為保護對象。

Onyskiw（2003）在整理與回顧研究後發現，所有研究結果是相當一致的。研究結果均顯示，與未目睹家暴的兒童相比，目睹家暴的兒童通常具較多的情緒與行為問題，而且他們的認知與社會能力都較

差，同時也呈現較多的健康問題。對於 6 歲以下的兒童而言，暴露於暴力中具較大的危險（Fantuzzo, 2007）。Kernic、Wolf、Holt、McKnight、Huebner 與 Rivara（2003）的研究發現，暴露於親密關係暴力中的兒童，不論兒童本身是否受虐待，都與兒童問題行為有顯著相關。多位國外學者研究指出，身處婚姻暴力壓力情境的目睹兒童，所產生的嚴重問題包括：焦慮增加（Christopoulos et al., 1987）、低學習成就（Carlson, 1984）、攻擊行為增加（Christopoulos et al., 1987; Jaffe, Wolf, Wilson, & Zak, 1988）、低自尊（Hughes & Barad, 1983）、社會問題解決技巧減弱（Rosenberg, 1984）、比一般兒童有較高問題行為及精神問題（Fantuzzo et al., 1991; Holden & Ritchie, 1991）；對於未來

成人適應發展上，Henning 等（1996）研究發現兒童時期暴露於婚姻肢體暴力的成人，較高比率有精神憂鬱及低社會適應，其所表現出的偏差行為也較未曾目睹婚姻暴力比率來得高，因此可以瞭解到目睹婚姻暴力對於兒童身心發展上有深遠的影響，身處壓力情境中的兒童，尚無能力處理婚姻暴力行為所帶來的壓力，且亦難以使用言語表達心中的恐懼與不安，甚至對暴力原因認知上可能產生不合理的想法，若無成人適時介入輔導，許多問題行為將會漸漸產生。

根據 Echlin 與 Marshall（1995）及 Rosenberg 與 Giberson（1991）等人的研究發現，一般目睹家暴的兒童在生理上或肢體上沒有明顯的外傷，也因此容易受到忽視，然而其心理所承受長期婚姻暴力高壓力所帶來的心理創傷卻與受虐兒童相似。Jaffe, Wolf 與 Wilson（1990）的研究亦發現目睹婚暴的兒童其心理、行為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相近。由上述研究發現，家暴目睹兒童所受傷害雖然沒有明顯外傷，但是他們的創傷卻與受虐兒童一樣值得專業人員重視，尤其是他們常常是沉默的一群。

過去社會工作處遇婚姻暴力案

件時，目睹兒童常未能是主要的處遇對象，成為隱性或次級的案主，實務機構亦尚未針對目睹兒童的需求提供特殊的處遇模式（陳怡如，2001）。Tutty 與 Wagger（1995）亦認為過去研究焦點多在受暴婦女上，忽視對目睹兒童的研究。近年政府已積極正視目睹兒童問題，在 2003 年兒童少年福利法修法時，即將家庭暴力目睹兒童正式納入兒童保護之範疇。內政部兒童局的補助作業要點中也特別補助民間機構對家暴目睹兒童的福利服務方案，可見婚姻暴力目睹兒童也是內政部兒童局的重點業務之一。

Fantuzzo（2007）的最新研究顯示：在所有型態的家庭暴力事件中，大約有一半有兒童存在。在這些有兒童存在的事件中，有 81% 的兒童直接目睹暴力。1996 年台北市北區婦女福利中心統計資料指出，平均每年接獲三千通以上求助電話，預估台北市可能存在一萬五千至一萬七千名的受暴婦女（台灣婦女資訊網，2003）。1998 年台灣省社會處以電訪調查，有 15% 婦女表示偶爾遭受丈夫施虐，有 2% 婦女遭受丈夫施暴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根據台灣地區的研究統計，每四到七個婦女中，就有一個曾遭先生的虐

待（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2000）。家庭暴力防治中心（2003）指出，2002年1月至12月累計統計有26,329個婚姻保護服務案件；同年113婦幼保護服務專線統計，有18,748件為婚姻暴力通報案件；2006年婚暴案件為46,623件。從這些數字顯示，台灣地區婚姻暴力案件不斷增加，其原因是113婦幼保護專線的宣導成功呢？是台灣地區的婦女在面臨婚姻暴力時的態度改變為較會積極求助呢？是案件真的增加這麼快嗎？是上述原因都存在呢？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綜合上述統計數據得知，婚姻暴力的出現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雖然在國內尚無婚暴目睹兒童的統計資料，但以46,623個婚姻暴力案件，每個家庭平均有1.1個子女來估計，大約有五萬一千餘名子女是處於婚姻暴力的家庭中。由上可知，不論是婚姻暴力現象或是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現象均是十分普遍，是需正視的家庭問題。

雖然婚姻暴力過程中家庭系統中的男童與女童都同時會受到傷害，但是由於婚姻暴力中以女性受暴為多。目睹女童長大之後也將步入婚姻，兒童時期女童的生活經驗勢將影響其婚姻生活與扮演母親的

角色，由此可見了解目睹女童在婚暴系統中對受暴事實與角色相關資料，以提供介入輔導時參考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將研究對象侷限在女童，專注於婚姻暴力中的隱性受害者目睹女童上。本研究將從目睹女童對母親受暴如何歸因？目睹女童感受到受暴母親受暴後的狀況？目睹女童對母親受暴後如何反應？與目睹女童對施暴父親與受暴母親角色的看法如何？等四個議題進行探討。最後依據研究發現做出介入處遇與輔導目睹女童的具體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婚姻暴力的定義

婚姻暴力（marital violence）又稱配偶虐待（spouse abuse）、毆打太太（wife battering）或虐待婦女（woman abuse）等，而所謂婚姻暴力或配偶虐待指發生在已婚或同居者施以暴力行為，包括以口語及非口語方式，造成對方身體上、精神上、情緒上等傷害（周月清，1995）。由於婚姻暴力施暴者大多數以是男性（彭淑華，1999），因此婚姻暴力的研究對象也大多以女性受暴者為主，所以在定義上也大多環繞著女性受暴者。

最常見的婚姻暴力（domestic abuse）定義為：一個女人被其住在一起或曾住在一起，有特殊關係的男人不適當地對待，這種虐待型式分為下列五種：1.身體毆打（physical battering）：身體上毆打包括所有暴力者對受害者身體各部位種種攻擊行為，如：擠、推、抓、拉、踢等，其嚴重性從打巴掌到謀殺。2.性暴力（sexual violence）：對受害者胸部或陰部的攻擊，或使用武力或身體暴力脅迫進行性活動。3.破壞東西或寵物虐待（destruction of property and/or pets）：藉由破壞婦女擁有物或寵物的虐待，雖然無直接攻擊受害者，但對受害者而言，如同身體被打後帶來嚴重的心理上害。4.精神虐待（psychological battering）：雖然沒有直接攻擊身體，但使受害者生活於恐懼與威脅中，其比身體上的毆打更為嚴重的虐待，包括：以自殺、武力、抱走孩子或外遇來威脅、脅迫受害者做不想做的事、控制受害者的行動、使用言語傷害受害者的自尊或否認其感覺和想法、使用行動嚇阻受害者、隔離受害者與外界關係等。5.情緒虐待（emotional abuse）：上述四種虐待皆伴隨著情緒虐待，影響到受虐者的自尊及自我的價值（轉引自周自

清，1995）。

Schecter 與 Ganley（1995）的定義則強調控制與強制的概念，將婚姻暴力定義為：由成人或青少年對其親密伴侶所採取的攻擊與強制行為的型態，包括身體的、性方面、心理上的攻擊，以及經濟上的強制（轉引自彭淑華，1999）。Schecter 與 Ganley 在心理上的攻擊包括暴力及身體傷害的威脅、攻擊受害者所在意的物品、情感虐待、隔離、利用小孩威脅受害者等。Schecter 與 Ganley 定義的不同除了強調強制的概念外，就是強調經濟上的控制。Schecter 與 Ganley（1995）以強制行為概念，即以控制另一個人的行為來說明婚姻暴力，以暴力的關係脈絡、暴力功能及施暴者的特定行為等三個基本指標來定義婚姻暴力。

國內學者或實務工作者在婚姻暴力的定義上，大多參考美國之定義，雖然因各自專業背景不同，在詞彙上的使用有所差異，但所傳達的意義卻十分相似，例如：陳若璋（1993）對婚姻暴力的定義為，配偶之一方遭受到另一方語言、肢體、性方面的虐待，引起配偶身體傷害和精神恐懼、不安的言行；黃富源（1994）定義婚姻暴力為家庭

暴力的一種形式，婚姻暴力則為夫妻間所發生口語或身體攻擊、惡意疏待之行爲；高鳳仙（1994）運用法律對行爲構成要素來界定婚姻暴力行爲，婚姻暴力指在婚姻關係中所發生暴力行爲而言，暴力行爲則包括：恐嚇、傷害、強姦、妨害自由、毀損財物、不法侵入住宅、引起精神上之痛苦等行爲。因此，騷擾、跟蹤、怒罵、窺視等行爲均有可能構成暴力行爲。張錦麗（2002）根據其實務經驗，將婚姻暴力形式分為：1.身體虐待：施暴者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足以使受害者受到傷害、感到疼痛；2.言語虐待：企圖以字眼、聲調來控制受害者，或以造成其他人對受害者錯誤的認知間接傷害受害者；3.性虐待：包括性行爲有關的虐待行爲；4.經濟虐待：在家中經濟強勢的一方，利用經濟的控制或取得財源之機會，對家中成員行虐待之實；5.心理虐待：施暴者對受害者雖無直接肢體暴力行爲，但卻以各種行爲傷害受害者的情感，使受害者產生恐懼、屈辱、沮喪或忿怒等不舒服的負面情緒，甚至改變受害者的認知及行爲。

上述國內學者對婚姻暴力行爲的界定，均指在婚姻關係中所發生

的暴力行爲，與在 1998 年通過實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中第 2 條所指的暴力，為身體或精神上不法的侵害之行爲相相當一致，暴力行爲從狹義的身體傷害擴大到精神及其他傷害。惟家庭暴力防治法中規定加害人與被害人並不需要有婚姻關係存在才能適用，只需有共同居住或曾有共同居住的事實即可適用。本研究將婚姻暴力定義為在婚姻關係中，父親對母親所施之暴力行爲，包括言語暴力（verbal violence）：以言語威脅、恐嚇、惡意毀謗、惡言辱罵、使用傷害他人自尊的言語等，足以引起他人強烈不舒服情緒的言語都包括在內，及身體暴力（physical aggression）：所有傷害身體的攻擊行爲，包括對身體各部位的傷害，如：擠、推、壓、撮、拉、踢、抓頭髮、燒、摑耳光、掐脖子、刺傷、摔、撞擊、綁、潑水、或用東西丟、射擊或武器威脅，導致受虐者受傷或有被威脅、不安全感產生。

二、目睹兒童的定義

Jaffe 等（1990）對目睹兒童定義為：經常目睹雙親包括指現在或曾經具有婚姻關係的父母，其中一方對另一方施予虐待行爲之兒童。

包含直接看到威脅、毆打，或未直接看到或聽到毆打或威脅行為，或者只看到最後的結果，例如第二天看到母親的傷痕。Jouriles 等（2001）對目睹兒童提出下列幾項概念指標：1.觀察暴力行為，2.聽到父母爭吵及“知道”母親被打，但沒有直接觀察暴力行為，3.觀察到暴力結果或直接聽到暴力行為，4.知覺到暴力行為，例如：母親或手足告知，但沒有直接觀察或聽到暴力行為，5.生活於暴力家中，沒有意識暴力行為。兩位學者在目睹兒童概念定義上相近，但 Jouriles 等（2001）等在目睹婚姻暴力界定上較 Jaffe 等（1990）更為廣泛，不論兒童是否能夠意識到婚姻暴力行為，只要兒童處於婚暴家庭中皆納為婚姻暴力目睹兒童。

除了上述婚姻暴力目睹內容的界定外，Rosenberg 和 Giberson（1991）將目睹兒童分類為目睹且直接受傷害及目睹未直接受傷害兩種（轉引自沈慶鴻，2001）：

（一）目睹婚暴合併受虐之兒童

兒童常有目睹婚暴又同時是受虐兒童的重疊現象。研究指出目睹兒童有 50%亦為身體受虐之受虐兒童（Straus & Gelles, 1990）。此類目睹兒童，本身也是被虐待、疏忽

或性虐待的對象。受虐現象產生原因，可能為：1.孩子想要保護被毆的家人時，自己也成為施暴者直接施暴的對象（Rosenberg & Giberson, 1991），或者施暴者為了要報復受毆婦女，以虐待兒童為手段；2.受暴婦女以兒童為發洩對象，所造成的兒童虐待事件（Kalmuss, 1984），也就是所謂暴力轉移的現象。婚姻暴力的實務工作者常不解為何受暴嚴重的婦女卻不離開施暴的丈夫？庇護所裡的受暴婦女好不容易逃了出來，卻又決定返家？沈慶鴻（2000）研究發現丈夫威脅要虐待孩子或已對孩子的身體上造成傷害，是最常讓受暴婦女離開先生的原因。換言之，若婚姻暴力合併兒童虐待時是受暴婦女離開暴力環境的動力。這類兒童可以說是承受了雙重傷害。

（二）單純目睹婚暴但未受虐的兒童

這類的兒童雖未直接受虐，但仍受到父母婚姻暴力之干擾，兒童在行為上有明顯的改變，如：攻擊行為的增加、退縮、做惡夢、出現身心症（psychosomatic）的症狀、或出現學習問題，例如：無法專注、拒絕上學、不願完成學校作業等。若經常目睹父母間的暴力，兒童長期處於害怕、恐懼、擔心與不

安等負面的家庭環境與氣氛中，是一種消極的情緒虐待，也可視為是情緒虐待的一種。

本研究中所指婚姻暴力目睹女童是指第二類的目睹兒童，即經常目睹目前已離婚或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父母間的暴力行為，本身並未受虐的女童。亦即在研究對象的選取時只選擇單純目睹婚暴但未受暴的女童。未將目睹婚姻暴力合併受虐兒童納入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為避免兒童目睹婚暴與受虐的影響相互重疊或混淆；其二是研究對象的取得困難。目睹婚暴合併兒虐的兒童需從通報兒童虐待的案件中再尋求同時具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這個過程所需時間無法控制。基於這兩個原因，本研究的婚暴目睹女童指單純目睹婚暴但未受虐的女童。

三、影響婚姻暴力目睹兒童之相關理論

婚姻暴力對目睹兒童之影響理論中，最常見的有從家庭系統理論、社會學習理論、依附理論與創傷理論等理論的觀點來探討婚姻暴力對兒童之影響。家庭系統理論以系統的觀點探討婚姻暴力行為對整個家庭系統帶來什麼影響？家庭系統中的夫婦系統與親子系統有何交

互影響？婚姻暴力行為所帶來的問題行為在家庭系統中又反應出何種影響？再者，以社會學習理論的觀點來探討暴力行為如何在家庭中經由學習而出現代間循環的現象？依附理論則探討婚姻暴力對親子間的依附關係所帶來的衝突及影響；創傷理論則將兒童目睹婚暴事件視為創傷經驗，以此來探討兒童長期處於反覆、持續之高壓力婚暴事件中所可能出現之創傷反應。配合本文的討論重點與篇幅的關係，僅以家庭系統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來探討婚姻暴力對目睹兒童的影響。

(一)家庭系統理論

家庭系統視家庭為整體系統，每一家庭成員不僅影響家庭問題的形成也被問題所影響（Okun, 1990；沈慶鴻，1997）。家庭由夫妻系統、親子系統與手足系統等次系統組成，家庭功能則經過各次系統間相互影響與作用而達成。

Bowen（1978）之家庭系統理論強調家庭是情緒關係的系統，以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概念來說明個體與家庭情緒之分離程度，自我分化程度越高者，越能夠保有理智與情緒系統之獨立功能，分化程度低者則無法區辨自己與他人之情緒，在家庭中易被具支配力

的情緒所影響。兒童可能過度涉入父母衝突中，與家庭情緒過度融合形成較低自我分化，面對婚姻暴力有較多的情緒反應，而難以分化與瞭解自己真正感受。同時，Bowen（1978）也提出當家庭中兩人關係處於高壓力狀態時，將牽扯第三人進來以減低關係中的緊張或重新獲得穩定，最常見的三角關係為父—母—子的關係（翁樹澍，王大維，1999）。

Kerr 與 Bowen（1988）將父母婚姻衝突時兒童參與其中的形式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跨代聯盟（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當夫妻衝突產生時，夫妻其中一方向兒童尋求同盟關係以共同對抗另一方；第二類是兒童為替罪羔羊（scapegoating）的型式，即將家庭衝突歸咎於兒童的問題上；第三類是親職化（parentification）的型式，即父母一方長期失功能，兒童替代其親職角色。家庭系統理論運用於分析婚姻暴力時，將家庭視為追求適應為目的的系統，重視婚姻暴力發生及持續的過程。婚姻暴力被視為破壞家庭系統調適的事件。當婚姻暴力發生時，家中的兒童被視為內在平衡的機制或承受壓力去恢復家庭的穩定性。Emery（1989）

運用家庭系統理論來分析婚姻暴力中，子女對父母婚暴行為的反應過程，Emery 將此之過程分解為兩個步驟：1. 父母的爭執造成子女的壓力。2. 子女為瞭解這個壓力而產生情緒反應，如：害怕、恐懼等或者出現工具性反應，如：逃家、自殺、介入父母爭執等。Emery（1989）認為，婚暴子女所產生的問題行為，是一種「負向回饋」反應，因為當兒童負面問題行為產生時，父母可能會將注意力轉到孩子身上，從而減少父母間的衝突。婚暴子女為了避免家庭系統崩潰，將不斷重複這些負面行為反應。婚暴子女所表現看似負面行為，但在家庭系統中卻扮演了恢復系統和諧的正向功能；然而，這些負面行為對發展中兒童而言，卻是有害的（Jaffe et al., 1990；羅斐諭，1996）。

從家庭系統之次系統間是相互關聯結。家庭系統主要次系統為夫妻系統與親子系統，次系統中任何失功能將必定會反應到整個家庭中，例如：當婚姻暴力衝突發生，孩子可能就會成為代罪羔羊，或與雙親其中一方聯合來對抗另一方，親子關係也因此受到嚴重的影響。在婚姻暴力的家庭中兒童問題行為

可能反應了整體家庭系統面臨壓力的訊號，即從個體之問題行為反應出整體系統之問題。不論在探討婚姻暴力行為或兒童問題行為上，從整體家庭系統運作的觀點來探討，有助於了解問題行為之根源及問題行為背後所深藏的意義。

(二)社會學習理論

家庭是個人社會化之重要場所。個人的行為是兒童時期透過與他人互動學習而來，用以適應新的環境。Bandura (1977) 提出觀察學習 (observational learning) 的概念，兒童經由觀察他人行為表現方式來獲得學習。我們可以運用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來探討婚姻暴力家庭中的子女所學習到的問題行為。身處婚姻暴力家庭的兒童會比一般家庭的兒童有較高暴力行為模仿 (modeling) 的機會，從觀察歷程中學習到錯誤的認知，認為攻擊行為是解決問題的重要方式。

兒童成長過程中會經由性別角色學習的過程，學習適當的性別角色行為。婚姻暴力的家庭多半是父親毆打母親，也就是男性毆打女性。因此可以常見從婚姻暴力家庭中成長的子女，具有同性學習的傾向，即男性由早期目睹父親毆打母

親的經驗中學會男性在爭執時，可以出手打女性的強勢者角色；而相對的女性在目睹父親打母親的經驗中，學習到弱勢者之角色 (陳若璋, 1992; 沈慶鴻, 1997)。除了學習攻擊行為之外，兒童也從家中受暴者身上學到負向的處理模式，尤其是婚暴目睹女童更為明顯。婚暴目睹女童較易涉入父母的暴力衝突中，對自己有較多負向感受及想法 (沈慶鴻, 1997)。

Graham-Bermann (1998) 研究發現，兒童也會學習欺騙、強制他人等積極的行為以獲得需求滿足，或者學習忍受、自我譴責、放棄等消極行為來面對困境。但在同一家庭中，個別子女會有不同的行為，為什麼在相同的暴力情境中，卻有著不同的學習結果呢？這可能與兒童之角色認同有關，兒童若認同施暴者之行為，其攻擊行為也許由外顯行為表現出，也許只是記取於內心中。在觀察學習過程中，個人除了受到獎賞會經由正向增強而表現特定行為外，角色模仿 (role models) 的能力，不需要直接受到增強，也能藉由他人行為的結果，模仿產生特定的行為。社會學習理論常被用來解釋婚姻暴力代間傳遞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的

現象。依據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原生家庭中的暴力經驗的影響是暴力形成的重要原因。透過社會學習過程，暴力經由上一代傳給下一代，成人配偶間的暴力行為是代間傳遞之結果。Kalmuss（1984）以探討兒童直接受暴（experiencing hitting）與兒童目睹父母施暴（observing hitting）來預測將來是否有婚姻暴力的可能性，研究結果顯示具有目睹父母施暴經驗之兒童比直接受暴之兒童，未來更有可能出現婚姻暴力行為。換言之，婚暴目睹兒童比受虐兒童更有可能成為婚姻關係中的施暴者。從上述多項研究結果顯示，暴力代代相傳的事實，除了突顯介入輔導婚暴家庭時，要終止施暴者繼續施暴外，還要輔導婚暴目睹兒童以預防在未來成為施暴者。對婚姻暴力的家庭提供處遇時，需以整個家庭系統均為處遇對象，不能忽略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

四、婚姻暴力對目睹兒童的影響

婚姻暴力對兒童的影響上，可以從情緒、生理、行為等方面來說明，同時，也可視為是目睹婚暴兒童身心狀況辨識指標（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3）：

（一）情緒方面

包括：1.恐懼、焦慮，擔心暴力再度發生、害怕失去父母及不敢表達憤怒之情緒；2.罪惡感：認為只有自己家庭產生暴力，覺得丟臉；3.悲傷：看見父母互相傷害；4.無力、無助感：自己無法改變、無法阻止暴力的發生，沒有人可以幫我；5.困惑、忠誠度的問題：我該愛施暴者還是恨他？我要站在那一邊？6.壓抑、隔絕自己的情緒；7.自我貶低、難以信賴別人。

（二）生理方面：

出現身心症、注意力不集中或睡眠障礙等（Wolak & Finkelhor, 1998），及因母親在高壓力狀況下無法提供適切性的照顧，以致形成不良衛生等問題影響其生理健康發展（Fantuzzo & Lindquist, 1998）。

（三）行為方面：

目睹兒童處於高壓力婚暴情境中所引起行為問題，包括，內在問題行為：如退縮、退化、沮喪、過度表現、自我傷害及過度討好照顧他的人；外在問題行為：如攻擊破壞行為、逃學及逃家等問題行為（曾慶玲，1998；趙小玲，1998）。

婚姻暴力對兒童長期影響可能出現：自我價值感低、人際關係不佳及社交功能低落（羅斐諭，

1996；Holden, 1998）、學習以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或處理壓力（Wolak & Finkelhor, 1998）等問題。除了上述目睹兒童可能出現之問題行為外，無論兒童是否目睹父母衝突，皆可能具有表現正向行為之潛能（沈瓊桃，2003）。雖然目睹兒童具有許多問題行為，然而，根據 Ammerman 與 Hersen（1990）的研究發現，並非所有目睹兒童皆會出現類似上述之問題行為。換言之，同樣都是婚姻暴力的家庭，有些生長在這樣家庭中的兒童會出現適應不良的狀況，有些兒童則未見有適應不良的情形。其原因是什麼？目前並不得而知。根據研究結果，婚姻暴力的嚴重程度、目睹兒童的性別與年齡及與受暴母親間之親子關係都可能對目睹兒童有不同的影響。接下來即針對以有研究發現的部分進行討論。

（一）婚姻暴力嚴重程度對目睹兒童身心狀況有不同的影響

目睹兒童的身心狀況與婚姻暴力嚴重程度有很大的相關性。多項研究發現婚姻暴力的頻率越高與暴力程度越嚴重，目睹兒童精神上的憂鬱程度也就隨之越嚴重（Grych & Fincham 1990）。在婚姻暴力的嚴重程度的界定，包括：婚姻暴力類

型、頻率及肢體暴力的嚴重程度，均對目睹兒童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Wolfe 等（1985）的研究也指出婚暴目睹兒童的問題行為與家中暴力攻擊的次數有顯著相關。Weber 等（1995）以 7 至 12 歲兒童為研究對象發現，研究結果顯示來自身體暴力家庭的兒童較非身體暴力家庭的兒童有較多問題行為。Rosenberg（1984）以暴力嚴重程度為研究變項，發現當暴力程度較不嚴重時，目睹男童則出現較多外在問題行為攻擊，目睹女童則有較多內在心理的問題；但是若暴力程度較嚴重時，對目睹男女童的影響正好相反，即目睹女童則有較高的攻擊傾向，目睹男童則出現被動、退縮行為（轉引自黃富源、黃翠紋，2000）。上述研究呈現一致性的結果，當婚姻暴力程度越嚴重時，目睹兒童所受到的影響隨之越嚴重。

（二）婚姻暴力對不同性別的目睹兒童之影響

不同性別的目睹兒童在問題行為影響層面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女童傾向較高的心理、內在問題包括懷疑、不信任情緒，而男童有較高外在攻擊行為（Gondolf & Fisher, 1991），也就是說男童比女童出現較高外向性問題，而女童則較男童

出現較高內向性問題（陳卉瑩，2003；沈慶鴻，2001；趙小玲，1999；曾慶玲，1998）。Hughes（1982）也發現男童較易將他們憤怒的情緒發洩出來，以反抗及攻擊行為表達，相反地，女童則出現依賴特徵。以性別認同而論，兒童對於受暴者有較大的認同感，婚暴目睹兒童與受暴者性別相同的成人，在心理層面的憂鬱程度比不同性別者來得高，也就是說兒童時期目睹母親受暴的女童，未來成人心理憂鬱程度比男童來得高。Henning（1996）以少女為研究對象，受試者兒童時期目睹父親對母親施暴，則成年有憂鬱傾向，相反地，當受試者之母為施暴者時，其問題行為與未目睹婚姻暴力者相似。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觀點，Fostrom-Cohen 和 Roesenbaum（1985）以大專生為對象，研究顯示兒童時期目睹婚暴的女性比男性有較嚴重的沮喪及攻擊性。研究結果所獲不同結果，主要是因為研究對象不同，及所使用的測量工具不同所致，除了測量工具為重要要素外，目睹子女的年齡也是重要因素。對於已成年的目睹子女為對象必須考慮在回憶填答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誤差。若以 6 歲以下幼兒為

研究對象，性別變項並未產生顯著性不同（Hughes & Barad, 1983）；因此，不論樣本的屬性為何，性別在目睹兒童身心發展上皆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

（三）婚姻暴力對不同年齡的目睹兒童之影響

根據 Fantuzzo（2007）的研究顯示，6 歲以下的兒童有較大的危險會暴露在家庭暴力中。在 Ybarra、Wilkins 與 Lieberman（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與同年齡的兒童相比較，目睹暴力的兒童具較低的口語功能與較高的內在化行為。學齡兒童即 6 至 12 歲的兒童是以家庭為中心，以父母為角色模範。因此，這個年齡層的兒童面對父母間的婚姻暴力事件可能感到混淆及衝突（Wolak & Finkelhor, 1998；轉引自陳怡如，2002）。根據 Grych 與 Fincham（1990）以認知脈絡架構（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來解釋婚姻衝突與兒童適應行為發展的關係。他們的研究指出婚姻衝突的程度與兒童對婚姻衝突的認知及處理過程，將會影響兒童之情緒及適應行為。Grych 與 Fincham 認為當婚姻衝突發生時，兒童先會對衝突有所知覺，之後評估衝突是否對自己有所威脅，並找出衝突的原

因。年齡越小的兒童易對衝突歸因做出錯誤的判斷，認為自己是造成婚姻衝突主要原因，將婚姻衝突責任歸咎於自己，產生罪惡感影響其自尊；而較年長的兒童則明白衝突為父母相處困難所致，責任歸咎於父母。將責任歸咎於父母的兒童則會感到憤怒，面對父母衝突易引起兒童負面情感，而負面情感將導致負面歸因，干擾正向事件的回憶。兒童對婚姻衝突的認知會影響其因應行為，例如：兒童可能採行為出軌、攻擊、等因應策略，雖然將家庭對婚姻問題的注意力轉移至兒童問題行為上，但這些行為在其它情境下，卻是不適當的行為，因此，兒童對婚姻衝突所因應的行為將影響兒童身心發展（Grych & Fincham, 1990）。若以 6 歲以下幼兒為研究對象，性別變項並未產生顯著性不同（Hughes & Barad, 1983）。也就是說，對 6 歲以下的兒童而言，婚姻暴力對男童的影響與對女童的影響並無不同。

林美娟（1998）與江瑞霞（1994）均以 Grych 與 Fincham（1990）所提出認知架構來探討兒童所知覺的婚姻衝突對其生活適應影響狀況，結果顯示知覺父母衝突程度越高的兒童及兒童在父母婚姻

衝突的認知上越高者，越認為父母衝突與自己有關之兒童，其憂鬱程度越高，且個人適應與社會適應越差。

（四）婚姻暴力直接影響親職功能與親子關係

受暴婦女常會出現「被毆婦女症候群」。所謂「被毆婦女症候群」是指婦女遭配偶毆打後，心理上所出現的焦慮、失憶、情緒激動、認知扭曲和身心障礙等困擾（黃富源，1995）。當母親處於嚴重的暴力衝突而產生被毆婦女症候群，會影響到其親職技巧及親子間的關係（Zeanah & Scheeringa, 1997）。Rosenberg 及 Giberson（1991）研究指出受暴婦女與其子女之親子關係出現的問題包括：1. 母親常出現冷漠，以致子女無法獲得母親情緒慰藉；2. 受虐婦女常要求子女給予保護、情緒或實際生活中的支持；3. 對子女常有錯誤的歸因，對子女的行為較有負面的解讀；4. 和子女形成聯盟，或將子女當成代罪羔羊。胡美齡（1999）亦發現受暴母親的情緒影響親子互動，子女成為父母婚姻衝突的代罪羔羊。從上述的研究結果可得知，受虐婦女在長期婚姻暴力壓力下，其親子關係互動上產生了許多問

題。由於母親常扮演主要照顧者，一般的親子關係本以母親與子女關係最密切，也與兒童產生較深厚的依附關係。婚姻暴力的施暴者大部分為父親，父親在親職上可能為失功能或負功能的。當暴力事件發生後會使母親或子女產生害怕，而影響彼此之間的關係及依附程度。根據 Gryth, Jouriles & Swank (2000) 研究結果發現，在婚暴家庭中若有較佳的親子關係，將會降低婚姻暴力對兒童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婚姻暴力固然對兒童有負面影響，但良好的親子關係則有助於減少對兒童的傷害。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半結構深度訪談法，樣本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雖然本研究訪問了目睹女童與受暴母親，由於本文所探討的是婚姻暴力中的隱性女性受害者目睹兒童，因此只呈現目睹女童的部分。受暴母親部分將另文分析研究。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來自五個婚姻暴力家庭的七名目睹女童與五位受暴母

親，樣本來源由兩個提供目睹兒童輔導之民間機構提供。

本文目睹兒童的定義為，經常目睹父母間的暴力行為之兒童，本身僅目睹婚姻暴力並未受虐的兒童。受訪女童基本資料如表一。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除深度訪談法，研究工作為深度訪談大綱。深度訪談大綱的形成，首先由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試擬訪談大綱，並經過預試後修改而成。

三、研究倫理

研究對象係經過機構推薦，且徵得受暴母親與目睹女童本人與其監護人同意後始進行深度訪談。訪談進行前，研究者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訪談進行方式、所需時間及受訪者之權利。研究者並清楚說明若受訪造成困擾，可立即中止受訪以維護受訪者權益。研究者同時亦明白告知，研究資料均以匿名處理僅供研究分析之用，以維護受訪者隱私。

表一 受訪女童基本資料

	年齡	子女排序	婚暴持續時間	婚暴主因	婚暴歸因	目睹兒童面對母親受暴後之反應	對父母角色內在想法
F1	12 歲	老大	10 年	父親經常性外遇	父親的錯	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 壓抑情緒	否定父親 同情母親
	9 歲	老三(么)			父親的錯	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	否定父親 同情母親
F2	12 歲	老大	11 年	父親經常性外遇	父親的錯	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	否定父親 同情母親
F3	12 歲	老二	2 年	父親染上毒品	父親的錯	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	認同父親
	7 歲	老么			父親的錯	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 壓抑情緒	否定父親 同情母親
F4	8 歲	老二	10 年	酗酒	父親的錯	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	否定父親 同情母親
F5	7 歲	老二(么)	7 年	婆媳問題及夫妻間價值觀問題	父母都有錯	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	否定母親 認同父親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以 7 位 7 至 12 歲婚姻暴力目睹女童與 5 位他們的受暴母親為訪談對象，主要探究目睹女童如何看待其母親的受暴？目睹女童感受到受暴母親受暴後的狀況如何？受暴母親又如何教導其目睹女童？受暴母親的教養態度與親職特質如何？受訪女童基本資料如表一。

一、目睹女童對婚暴的歸因

兒童對婚暴事件的歸因主要有

兩種類型，一、父親的錯：兒童認為暴力的發生是父親的錯，由於父親外遇、吸毒、喝酒及不明理的原因而導致暴力衝突事件的發生，母親為衝突中的受害者。二、父母都有錯：兒童認為婚暴衝突的產生父母雙方都有錯，父親過錯在於使用暴力，對於母親的行為過於嚴厲要求，而母親本身行為也是導致衝突產生的原因。

(一)父親的錯

目睹女童對於婚姻暴力行為的歸因上，依所認知父親施暴原因，

包括父親外遇、吸毒、喝酒，及對母親不明理的懷疑以合理化其暴力行為。

「我媽只是找朋友聊天而已喔！他就……因為懷疑啊，懷疑我媽：」啊你……你過去找……找別的男人啦！啊我這三個孩子，啊不是我的啦！都是跟別人生的啦！」就是說一些不明理的理由啊」（F1C1）

「我小時候就知道爸爸會有外遇呀！」（F2C1）

「爸爸就是去去跟人家喝酒……回來就會……打人」（F4C1）

「因為他都吃藥，啊他都故意說媽媽去跟別的男人」（F3C2）

（二）父母都有錯

受訪女童中只有一位女童對暴力事件歸因上，認為父母暴力衝突產生的原因是父母雙方都有錯。父親錯在使用暴力攻擊，母親的錯在於沒有聽從父親的命令行事，除此之外，父母間個性不合也是產生衝突的主要原因。此家庭父親在婚暴後會以“處罰母親不當行為”的理由，向兒童解釋為什麼會毆打母親，除此，施暴者能夠扮演正向親

職角色，反而母親受婚暴影響，所發揮的親職功能較父親弱，因此，在婚姻暴力歸因上，兒童將暴力行為的產生歸因於雙方所造成的衝突。

「噫～以前就是媽媽不工作丫，都拖拖拉拉的丫，像洗碗她都留到明天才洗，爸爸就會罵她說，這樣會有腸病毒啊……還有媽媽有時候不洗澡丫……其實是爸爸害的，他不洗澡就是整天晚上在想丫就發呆丫（手托著頭，眉頭深鎖的表情）……因為他（爸爸）要讓她（媽媽）想一想，為什麼會被關起來噫～其實媽媽也有一點不聽爸爸的話，然後就缺點很多啦，然後爸爸的缺點就是太嚴肅……都有錯，他們兩個都有錯，因為爸爸打她有錯，丫媽媽不做事也有錯」（F5C2）

在目睹女童對婚暴事件的歸因方面，絕大部分女童將婚暴事件歸因於父親的過錯，只有家庭五之目睹女童將婚暴事件歸因於父母。歸因為父親過錯之目睹兒童，面對婚暴事件引發情緒的原因，大多會擔心母親之安危。但歸因為父母都有過錯之女童，雖然面對婚暴會引發恐懼情緒，卻少擔心母親安危，而

是擔憂自己可能將會受到波及，或恐懼暴力衝突之氣氛。

從目睹女童的出生序而言，研究結果發現家中老大在面對婚暴衝突時，較會進入婚暴衝突中而形成三角關係。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二，第一，老大在家庭功能角色上易出現親職化的現象。當母親因受暴而失去功能時、或父在教養功能缺位，通常家中手足長者將替代母職或父職，相對地當婚姻衝突產生時，家中老大會將保護母親的責任扛起，或將自己的角色地位提高至父母齊高，去對抗施暴者；第二，從家庭情緒系統而言，老大是最先進入情緒系統中的孩子，在目睹暴力的次數或嚴重程度相對比其他手足高。從年齡而言上，老大較其他手足更早經歷婚暴，因此，老大較易捲入婚暴衝突關係，其所受到的影響也相對越嚴重。

二、目睹女童對受暴母親之身心狀況描述

目睹女童發覺母親受暴後的身心變化包括：經常哭泣、面帶愁容、半夜驚醒及自殘行為等。

(一)常暗自哭泣

目睹女童發覺母親經常哭泣有兩種情況，其一：母親不避諱在孩

子面前顯露自己的情緒。其二：母親刻意避免在孩子面前哭泣，只有在夜深獨自暗自哭泣，但是仍會被女童發覺。

「……睡覺時候她常會蹲在地上哭，……我就是晚上聽到哭泣聲……看到媽媽哭泣阿……媽被打完在廁所哭，或者晚上三更半夜……在被子裡哭」(F1C1)

(二)憂鬱與悲傷

女童從觀察母親經常性發呆、唉聲嘆息的行為特徵，感受到母親受暴後憂鬱與悲傷的情緒。

「因為我常看她下班的時候，那個臉部……（模仿母親哀傷的表情）……因為她想到昨天發生的事情……就是好像心裡很難過……心情都不太好……她走路……要拿飯給我們吃的時候，都這樣子走（模仿母親頭低低兩眼無神的動作），都這樣子走好像感覺到她很難過」(F1C3)

「有時候常發呆呀，發呆後就眼淚流下來，沒有發出聲音，我感覺出來我媽心裡面很那個」(F1C1)

「媽媽就在樓下（手托著頭，

表現想尋情的表情，發出嘆息聲）唉……，都會這樣發出聲，好像很緊的樣子」（F5C1）

（三）自傷行為

母親受暴後會出現自殺及自傷的行為，包括：大量服用安眠藥、割腕及以頭撞牆壁等，女童身處在家庭中不僅止須面對婚暴壓力，還可能處於隨時失去母親的恐懼中。

「就是想尋自殺，然後都會一直搥手，搥到流血為止才能休……，吵完架後爸爸割出去的時候才會撞頭……她會吃一大堆的安眠藥」（F2C1）

（四）失眠

母親經常半夜驚醒或失眠，女童覺察到母親受暴後產生睡眠障礙。

「我爸爸放火和打我媽完，她每次睡覺阿都會嚇一跳，然後……就是不想睡的意思，……如果晚上睡覺對都會被夢吵醒，被夢吵醒呀」（F1C3）

三、目睹女童對母親受暴後之反應

目睹女童描述面對母親受暴後之反應主要可分為三種情形：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壓抑情緒及

沒有反應等三種情形。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為目睹女童面對母親的憂傷情緒能夠給予心理支持；壓抑情緒則為面對母親受暴後的情緒，以壓抑自我情緒的方式反應；沒有反應指對母親身心變化，因不知所措，故沒有採取任何行為反應。

（一）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

目睹女童對母親受暴後情緒上的變化，以提供心理支持的方式陪伴母親度過憂傷情緒，期待自己能夠減低母親悲傷的情緒。提供支持的行為上包括，肢體上及口語上的兩種反應。肢體上的反應則以直接擁抱的方式安撫母親；在口語上的反應為目睹女童看見母親流眼淚時，會請母親不要哭了。此外，年紀較長之目睹兒童除了情緒陪伴外，進一步以積極的方式試圖促進母親改變憂傷情緒，例如：以說笑話的方式來轉移母親的注意力，或一起與母親責難施暴父親，共同來發洩對父親的憤怒。

從資料中顯示目睹女童提供支持的方式，將隨著女童的年齡有差異。較年長女童，除了提供母親心理支持外並試圖促進母親情緒改變，而年齡較小之目睹女童則以陪伴母親為主。

「……，『不要哭……我們就會說笑話，給她聽』（F1C3）」

「媽媽傷心的時候，我就會給媽媽抱抱」（F4C1）」

「媽媽……常常哭啊！……，然後沒辦法安慰媽媽，就只能看電視……媽媽他會一直哭沒辦法安慰，我們安慰都是長大啊，那幾次，四年級的時候，……然後媽媽就會說對啊不要哭了，然後媽媽就不哭了……，我就跟媽媽說：“他過他的，我們過我們的，不要為他哭”，然後媽媽就會說對啊！就不哭了，」（F2C1）」

「嗎！在這裡也不是辦法”，然後我就想辦法，阿後來阿，就是我媽媽有跟他有結婚照麼，然後結婚照阿，我就……就在他的……，就是結婚照麼，阿我爸爸的臉阿，就是怎麼樣，喔，豬頭啦！阿那個死後入十八層地獄阿，……，因為他那個人不值得人家那個阿……，（那這個來憤怒阿，來洩怒啦）！阿後來阿，她就……，我們就……比較看開了，入出去玩」」（F1C1）」

（二）壓抑情緒

目睹女童面對母親憂傷情緒

時，在情緒上受母親的感染引發其傷痛。因此，目睹兒童看見母親受暴，心裡極欲安慰母親，但因深怕自己在安慰母親的同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在母親面前顯露出自己的傷痛，反而可能帶給母親更多的擔憂。因此，目睹女童想“只要不提母親就會淡忘此事”，也儘可能在母親面前表現出自己不受婚暴影響的一面，以避免增添母親的擔憂，從表面上難以觀察出目睹兒童對受暴母親反應行為，事實上是以壓抑情緒的方式回應。

「看到媽媽心情不好，……，我就不會告訴她，因為我怕媽媽會擔心，因為如果我難過的時候，媽媽都會安慰我，因為如果我講的話，媽媽就會睡不著，哪怎麼辦！」（F3C2）」

「……，我也許會幫上一點點忙……，因為我不想讓我媽操心阿，講出來，我媽會入……會想出那種事情，……，所以我想說不要講好了。因為阿……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讓我媽每天開心，還有就不要讓我媽操心，所以我就是……大部分的心事都吞進去阿，沒有講出來」（F1C1）」

目睹女童在母親受暴後之兩種反應中，提供支持及促進情緒轉變較傾向以積極安撫母親情緒為主；壓抑情緒則以避免增加母親難過為目的。兩種反應中以提供支持及促進轉變情緒為多，而且反應相當一致，或許是因為性別認同產生對母親的同情。

四、對施暴父親與受暴母親角色的想法

婚暴事件對女童最直接的影響在於對父母角色的看法，對父親角色方面為否定父親的角色，對母親角色則以同情母親為主，認為母親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也有女童因為母親在受暴後會將負面情緒遷怒於孩子，因此，女童對母親反而產生負面看法。對父母角色看法上有兩種情形，其一是否定父親同情母親，其二是否定母親認同父親型。

(一)否定父親同情母親

目睹女童在對父母親角色的看法上，大多數以否定父親同情母親為主，否定母親與認同父親則次之。

1.否定父親同情母親

目睹女童在內在想法上受到最大影響為否定父親的角色，原因為父親的施暴行為及父親未能負起教

養責任。在施暴行為上，兒童認為父親對母親‘管教’太嚴厲，對父親施暴行為歸因於父親對母親‘教養態度’嚴格，但從兒童的角度詮釋暴力事件，兒童以“管教”概念來解釋父母之間的衝突。從女童這樣的解讀很清楚看出來，受暴婦女在家庭系統中的地位是與子女相同的，家庭系統中爸爸與媽媽的角色是不平衡的。但另一種狀況確是父親除了對母親施暴行為外，大部分在女童成長過程父親經常是屬於缺位狀態，未能扮演正向教養角色，對其家庭完全不負責任，因此，女童認為父親只是名義上的稱謂，實質上未有父親的資格及功能。

「……，以前比較乖，現在都很壞，他拿玻璃瓶打媽媽……，他被一個警察抓去關押，因為他做很多壞事，媽媽說等到以後才會出來……現在比較沒有罵他……會，因為爸爸以前打媽媽我都不原諒他，……我覺得爸爸不好，因為他都會打媽」（F4C2）

「噫，爸爸以前都一直打媽媽，『他有說過不會再打了，可是都還是一直再打……噫，爸爸那時候很壞……噫，喜歡可是他很壞我就不喜歡……」（F3C2）

「噫！可是一吵架就會……爸爸他打出哪種……就是打打到媽媽她全身都是傷的時候，就落跑……跑去那個外面的女人家裡去，然後住了幾個月啊！然後哥哥就會說：“媽媽我跟你說……哪個！哪個……再過幾個月就會回來，回來呢？再過幾個月就會出去，出去呢？回來這樣子，……”」（F2C2）

「我說：“爸爸啊，只是名義上的爸爸。但是……不是……，行為上、個性上完全都沒有爸爸的資格……他是我的爸爸，所以我還是會向他打招呼。但是打招呼……打招呼算是對朋友，沒有把他當作爸爸……」（F1C1）

「……，又不負責任，很討厭，像那個（直呼父親的名字）就……打媽媽那個啊，就是出血那一次，他就自己落跑，很討厭他……我只記得他說覺得愧疚，所以他都會想辦法彌補我們，然後爸爸不是啊，爸爸一點誠信都沒有，連養都不養我們……」（F2C1）

目睹女童對婚暴事件上母親角色的看法上，女童對母親婚暴的遭遇深感同情，但認為母親對父親的暴力行為太過容忍，覺得母親心太

軟不斷重複原諒父親。女童對於母親過度容忍父親施暴行為反而會責怪母親，為母親打抱不平，但卻也對母親受暴處境深感同情。除此，年長女童開始瞭解，母親為何會選擇這段婚姻，當其得知母親在未考慮周詳的狀況下嫁給父親，對母親此行為表有責怪之意，認為母親怎能聽從隨口之言，未能經深思熟慮下決定婚姻。女童雖對母親有責怪之意，但卻不會對母親產生負面情緒，主要是因為母親在整個婚暴事件中為主要的受害者，雖責怪母親但對母親卻產生憐憫之情。對母親的親職教養角色上，女童多以肯定的態度，認為母親是家庭生活唯一支柱。

「就是我媽媽嘛，太心軟了，太……心軟了。」（F1C1）

「……媽媽很可憐，就是嫁到這種……這種老公喔。實在很……很……什麼的，我爸爸就是想耍讓她受苦就是了。」（F1C3）

「……媽媽……噫！那個心太軟了，所以，所以她說：好啦！好啦！再原諒他啦！，噫……然後每一次都會罵媽媽，媽媽你白痴喔！每次都心這麼軟」（F2C1）

「……就是家裡不是都要有柱子撐著嗎？我媽是那個……最大最堅硬的柱子，而我是在那個……就滿小的，就是幫……只是幫那大柱子而已……」（F1C1）

「我媽媽是很愛我們哪！不會像……不會像那個別的女人啊，都把……把孩子丟下來啊，自己出去……賭博啊。有時候我們回來的時候，她也在做工作啊，她就打電話跟我們說喔：你要吃什麼？我買東西給你……給你吃好不好？這樣子就是非常好的一個媽媽」（F1C3）

（二）否定母親認同父親

在否定母親認同父親的家庭，雖然父親會對母親施暴，但對女童卻能夠扮演父親教養之角色，因此，目睹女童對父親的看法沒有因為父親對母親的施暴行為而有所改變，女童認為父親仍是位好父親。反而對母親的看法上，傾向呈現出否定母親角色，原因為母親在婚暴後情緒不當的處理，將在婚暴中所承受的壓力轉移至女童身上，以致女童認為母親是情緒暴躁的母親。

「他對我們很好……就是他有空的時候，會帶我們去買東西，

要不然就是去逛街……他也會幫我們蓋被子……然後就是要讀書的時候他會載我們去……」（F3C1）

「就是很兇的媽媽..就是很大聲的媽媽」（F1C1）

從對父親及母親的內在看法可探討女童對父母角色認同情形，女童較傾向認同母親角色，在婚暴關係中大多會與母親站在同一線上，即使可能不認同母親對父親過度寬容的態度，雖然偶爾會責備母親但卻能夠提供支持、同情母親的處境，對母親出現較少負面性的看法，將所有引發婚暴的因素歸因於父親。

女童與母親的情感關係，及父親能夠發揮正向親職功能，將可能影響女童對父母角色的看法。女童出現同情、否定母親角色，影響女童對母親的看法因素為母子間情感互動關係，母子間情感互動較佳，女童對母親的看法較為正向，縱然母親出現遷怒行為，兒童會以同理的方式解釋母親情緒遷怒之行為，對母親的角色看法上較少產生負面影響。但相反地若母子間情感關係較為疏離，父親對孩子態度反較母親正向，女童對母親受暴後遷怒行為，則會影響女童對母親角色認

同，對母親出現較多負面的看法。

父親對母親施暴同時又教養失功能時，女童則在認知父母的角色上，較少出現衝突，其會認為母親是好的一方，父親是壞的一方。但若父親對母親施暴，父親對女童能夠負起教養之責，母親在教養上反而是失功能的狀況時，女童對於父母的角色可能就會出現認知衝突。想要認為父親是好的，但卻又認為其毆打母親的行為是錯的，同情母親受暴之遭遇但卻對母親的遷怒感到不平，因此使兒童對父母的角色認知上產生衝突。在受訪的女童中，只有家庭五的女童是否認母親認同父親。探討此家庭婚暴的原因是婆媳問題、婚姻價值衝突等因素，與其他家庭衝突原因為外遇、吸毒、酗酒等大不相同。同時，施暴的父親親職功能存在、相當理性且與女童親子關係良好的。反而是受暴母親因長期受暴而情緒管理不良，常影響親子關係。也只有此女童是與施暴者關係良好，而與受暴母親確是相對疏離的。

伍、綜合討論

大多數的目睹女童認為婚姻暴力是父親的錯，只有少數的目睹女童認為父親與母親都有錯。因此，

多數目睹女童否定父親同情母親，只有少數目睹女童否定母親認同父親。目睹女童感受到受暴母親的暗自哭泣、憂鬱與悲傷、自傷行為與失眠等負面的狀況，而形成大多數目睹女童對受暴母親的提供支持及促進母親的情緒轉變，少數會壓抑自己的情緒。目的在於積極安撫母親的情緒和不要受暴母親擔憂。根據生態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長久下來，婚暴家庭中的目睹女童可能因女性性別角色認同，學習到女性的憂鬱情緒與角色，更造成女性在家庭中的無助與無奈。此種現象足以影響目睹女童對其自身的性別角色認同與其未來的婚姻生活與家庭生活。

陸、研究建議

從家庭系統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的觀點及研究結果做出介入輔導或處遇目睹女童時的具體建議，提供實務工作者的參考。

1.協助女童確立正確的性別角色與家庭中權力平衡的角色觀念：

在暴力的家庭環境中，兒童的性別角色學習是容易受影響的。兩性關係應建立在權力對等的基礎上，偏偏夫妻間的暴力事件卻常出現於夫妻關係或權力不平衡的狀況

下。因此，在輔導目睹女童時，應特別注意性別角色與家庭中權力平衡的角色觀念，以預防步入受暴母親的後塵。

2.協助女童了解父母親婚姻衝突的原因，並藉機會提供正確問題解決方式：

兒童在婚暴的家庭系統中是充滿疑問與無辜的。很多目睹兒童會因父母衝突而感到自責，以至於影響女童的正常身心發展。如何藉由輔導過程協助女童釐清婚姻衝突的原因與解決方法，有助於女童在家庭系統中正確的角色學習。

3.教導如何在互動過程中迴避衝突：

人際互動過程中施暴當然是絕對錯誤行為，但是如何能以正向行為方式來儘可能迴避肢體暴力的出現，除了能確保自身安全之外，同時也能成為家庭系統中兒童學習正向互動之示範。

4.協助女童在家庭系統中扮演適當的支持角色：

婚姻暴力的家庭中女童會因同情受暴母親而出現過度的親職角色涉入，無形中增加了沉重的角色負擔。輔導過程中應協助目睹女童扮演好家中受暴母親與手足的支持角色，而不是承擔過度的照顧者角

色。

5.探討並協助目睹女童對施暴父親與受暴母親角色的正確看法：

受暴女童會因各自與施暴父親和受暴母親的關係而影響其對施暴父親與受暴母親角色的看法。為了提供女童家庭系統中正確的性別角色學習，應幫助受暴母親如何釐清家庭系統中夫妻系統與親子系統間的相互影響並提供正確處理兩次系統的不正確的關係。

6.幫助女童了解母親管教態度、婚姻暴力、親子關係與對父母看法間的關聯性：

兒童對家庭系統中事件的解讀常是扭曲不正確的。在輔導目睹女童的過程中，需協助女童正確釐清婚姻衝突如何影響管教態度？婚姻衝突如何影響親子關係？婚姻衝突又如何影響目睹女童對父母角色的看法？以協助目睹女童確立各項價值觀。

以上分別就研究發現針對受暴母親與目睹女童提出處遇或輔導時的具體建議供實務工作者參考。

（本文作者翁毓秀現為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副教授）

參考文獻

- 台灣婦女資訊網（2003）我國目前家庭暴力的現況與未來制度之展望，2003 年 4 月 13 日截取自 <http://taiwan.yam.org.tw/womenweb/hvdraft/hvfact.htm>
- 內政部（2003）社會福利業務概況報告（2001）2003 年 4 月 13 日截取自 <http://volnet.moi.gov.tw/sow/new/900511-2.htm>
- 內政部兒童局（2003）兒童及少年福利法，2003 年 10 月 3 日截取自 <http://www.cbi.gov.tw/all-demo.php>
- 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2003）91 年度 113 婦幼保護專線服務統計，2003 年 6 月 9 日截取自 <http://www.moi.gov.tw/div6/law.asp>
- 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2003）91 年度家暴中心服務統計表，2003 年 6 月 9 日截取自 <http://www.moi.gov.tw/div6/law.asp>
- 楊素蓉（2002）家庭暴力目睹家暴兒童網絡人員研習訓練，2002 年 12 月 1 日截取自 163.16.208.12/t/IMAGES/目睹兒童研習報告.doc
-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3）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少年——辨識篇。
- 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2000）許孩子一個未來——家庭暴力防治宣導：親生兒、兒童父母手冊。
-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1995）家庭暴力社工人員訓練手冊，台灣省會處。
-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1994）台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南投縣：台灣省社政府會處。
- 江瑞霞（1994）父母婚姻衝突對兒童生活適應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沈慶鴻（1997）婚姻暴力代間傳遞之分析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
- 沈慶鴻（2001）被遺忘的受害者——談婚姻暴力目睹兒童的影響和介入策略，社區發展季刊（49），241～251。
- 沈瓊桃（2003）雙重受害者——目睹婚暴暨受虐兒童之研究，21 世紀兒少福利與醫療福利學術研討會：內政部兒童局、台灣省政府。
- 周月清（1995）婚姻暴力：理論分析與社會工作處置，台北：巨流圖書公

司。

林美娟（1998）兒童知覺的雙親婚姻衝突對其生活適應影響之歷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碩士論文。

胡美齡（1999）婚姻暴力受虐婦女主觀知覺其親子關係之分析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翁樹澍、王大維譯（1999）家族治療理論與技術（Family therapy an overview），台北：揚智。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1995）防治婦女婚姻暴力研究報告（1994 年 12 月～1995 年 6 月）。

高鳳仙（1994）司法部門對婚姻暴力之防治現況與展望，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婚暴力防治研討會。

張錦麗（2002）兒時目睹婚暴之受虐婦女的社工處遇：一個實務個案的分析。走出暴力創傷——兒童保護及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個案處遇研討會：內政部兒童局。

陳三興（1989）同理心訓練對親子關係效果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

陳卉瑩（2003）兒童時期目睹婚姻暴力經驗歷程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心理輔導系碩士論文。

陳怡如（2001）婚姻暴力目睹兒童處遇現況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49），252～267。

陳怡如（2002）初繪他們的面貌——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小小羊兒的吶喊——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實務工作經驗談，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若璋（1992）台灣婚姻暴力高危險因子之探討，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21），123～160。

彭淑華（1999）家庭暴力，台北：洪葉文化。

曾慶玲（1998）父母婚姻暴力對兒童問題行為影響，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馮燕（1992）我國目前婚姻暴力狀況，台北：台北市政府。

黃富源（1995）警察系統回應婚姻暴力的理論與實務，中央警察大學，警政

學報(26), 59~92。

黃富源、黃翠紋(2000)婚姻暴力對於兒童、青少年行為影響及其防處策略之探討,警學叢刊(30), 239~261。

趙小玲(1998)國小學童所知覺的家庭暴力與行為問題的關聯之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斐諭(1996)一群被遺忘的受害者——目睹婚姻暴力的子女,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Ammerman, R. T., & Hersen, M.(Eds.)(1990) Treatment of family violence: a source book. USA: John Wiley & Sons, Inc.

Bowen, M. (1978)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New York: Aronson.

Browne, K. D.(1989) Family violence: Spouse and elder abuse. In C. R. Hollin & K. Howells (Eds), Clinical approaches to viole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Carlson, B. E. (1984) Children's observations of interparental violence. In A. R. Roberts(Eds.), Battered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 New York: Springer.

Christopoulos, C., Cohn, D. A., Shaw, D. S., Joyce, S., J., Draft, S. P., & Emery, E. E. (1987) Children of abused women: I adjustment at time of shelter reside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9, 611-619.

Echlin, C., & Marshall, L. (1995)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for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 Practice and Controversy. In Peled,E., Jaffe, Peter G.& Edleson, Jeffrey. L. (Eds.), End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Community response to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Thousand Oaks, CA: Sage.

Emery, R. E. (1989) Family viol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2), 321-328.

Fantuzzo, J. W., DePaola, L. M., Lambert, L., Martino, T., Anderson, G., & Sutton, S. (1991) Effects of interparental violence on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competencies of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9(2), 258-265.

Fantuzzo, J. (2007) Children's direct exposure to types of domestic violence crime: A population-based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2(7), 543-552.

- Forsstrom-Cohen, B., & Rosenbaum, A. (1985)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marital violence on young adults: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2), 467-472.
- Gondolf, E. W., & Fisher, E. R. (1991) Wife Battering. In R. T. Ammerman & M. Hersen (Eds). *Case studies in family violen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 Graham-Bermann, S. A. (1998) The impact of women abuse on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George W. Holden, Robert Geffner & Ernest N. Jouriles (Eds.) *Children exposed to marital violence: theory, reach, and applied issu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Grych, J. H., & Fincham, F. D. (1990)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2), 267-290.
- Grych, J. H., Jouriles, E. N., Swank, P. R., McDonald, R., & Norwood, W. D. (2000). Patterns of adjustment among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8(1), 84-94.
- Henning, K., Leitenberg, H., Coffey, P., Turner, T., & Bennett, R. T.(1996) Long-term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mpact of witnessing physical conflict between paren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1(1), 35-51.
- Holden, G. W., & Ritchie, K. L. (1991) Linking extreme marital discord, child rearing,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 Evidence from battered women. *Child Development*, 62, 331-327.
- Holden, G., Geffner, R., & Jouriles, E. N.(1998) *Children exposed to marital violence : violence :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ed issu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Hughes, H. M., & Barad, S. J (1983)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of children in a battered women's shelter.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3, 525-531.
- Jaffe, P., Wolfe, D., Wilson, S. K., & Zak, L. (1988) Family violence and child adjust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irls' and boys' behavioral symptom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3, 74-76.

- Jaffe, P., Wolfe, D., & Wilson, S. (1990)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Newbury Park, CA: Sage.
- Kalmuss, D. (1984) The intergeneration transmission of marital aggress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 11-17.
- Kernic, M., Wolf, M., Holt, V., McKnight, B., Huebner, C., & Rivara, F. (2003) Behavioral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whose mothers are abused by an intimate partner. *Child Abuse & Neglect*, 27(11), 1231-1247.
- Kerr, M. E., & Bowen, M. (1988) Family evaluation: An approach based on Bowen the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Okun, B.F. (1990) Seeking connections in psychotherap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Inc.
- Onyskew, J. (2003)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review of research. *Journal of Emotional Abuse*, 3(1/2), 11-45.
- Rosenberg, M. S. (1984) Intergeneration Family Violence: A Critique and Implications for Witnessing Childr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2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oronto.
- Rosenberg, M. S., & Giberson, R. S. (1991) The child witness of family violence. In R. T. Ammerman & M. Hersen (Eds). *Case studies in family violence: A sourcebook*. Canada: John Wiley & Sons.
- Schechter, S., & Ganley, A. (1995) Understand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Domestic violence: A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family preservation practitioners*. San Francisco: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Fund.
- Straus, M., & Gelles, R. J. (1990) Physical violence in American families: Risk factors and adaptation to violence in 8145 famil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
- Tutty, L. M., & Wagar, J. (1994) The evolution of a group for young children who have witnessed family violence. *Social Work with Groups*, 17, 89-104.
- Wolak, J., & Finkelhor, D. (1998) Children exposed to partner violence. In Jasinski, J. L., & Williams, L. M. (Eds.), *Partner viol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Wolfe, D.A., Jaffe, P., Wilson, S.K. & Zak, L. (1988) A multivariate investigation of children's adjustment to family violence. In Hotaling, G.T., Finkelhor, D., Kirkpatrick, J.T., & Straus, M.A.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California: Sage.
- Wolfe, D.A., Jaffe, P., Wilson, S.K., & Zak, L. (1986)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the relation of child behavior to family violence and maternal stres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3, 657-665.
- Ybarra, G., Wilkens, S., & Lieberman, A. (2007)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violence on preschooler behavior and functioning.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2(1), 33-42.
- Zeanah, C. H., & Scheeringa, M. S.(1997)“The experience and effect of violence in infancy”. In J. D. Osofsky (Eds.), *Children in a violent society*. New York: The Guiliford Press.